



《金匱》溫經湯証病機小析

《金匱要略·婦人雜病》篇，“問曰：婦人年五十所，病下利數十日止，暮即發熱，少腹里急，腹滿，手掌煩熱，唇口乾燥，何也？師曰：此病屬帶下。何以故？曾經半產，瘀血在少腹不去。何以知之？其証唇口乾燥，故知之。當以溫經湯主之。”文中“病下利數十日止”一句之“利”字，程天來、吳謙等認為當系“血”字之誤；徐忠可、尤在涇等釋為瘀血、脾傷作利。此程、吳之注頗有見地，“利”指“經水利下”，《金匱》本篇中就有“婦人經水不利下”之“利”字為証。因婦人年五十歲左右，隨沖任脈虧虛，天癸已竭，如突然暴注下血者，乃“崩中去血”是也，或者長期淋漓不止，持續數十日甚至數月。究其病機，由於“瘀血在少腹不去”，長居血室，年逾七七之期，沖任脈源虛衰，無力攝血；又瘀血阻絡，血不得歸經，故致經血漏下不止，由於陰血耗損，致使陰陽失調，寒熱錯雜。其“少腹里急，腹滿”，是沖、任、帶三脈為病所致。《內》《難》曾記載：沖脈為病，逆氣里急；任脈為病，女子帶下症聚；帶脈為病，腹滿。說明三脈損傷，除見帶下經漏外，尚兼逆氣里急、腹滿、症聚等症。此正與文中“少腹里急，腹滿”相合，說明瘀血阻滯三脈乃本証病機之關鍵，這也許能夠揣測為何以“溫經”來命名治方之秘奧。

山東乳山縣人民醫院 宮偉星

屬文當慎 校對須精

前人曾有“以醫醫人有限，以醫教人無窮”之語，對撰寫文章的重要意義作了充分肯定。為醫者皆應拿起筆來，縱不敢當此“教”字，交流一下經驗或教訓以供同道借鑒，總還是份內之事。不過，落筆之時應當審慎，見之真、籌之熟，乃可成文，切忌疏忽大意，草草寫就，即求發表。在這方面，前車之鑒很多，例如趙獻可寫《醫貫》，有張仲景為漢武帝治消渴之語；王孟英寫《溫熱經緯》，有“炙甘草湯……以蔗漿易飴糖”之語，皆是。似此之類，何炎燊先生論列綦詳（見《中醫雜誌》1983年第7期第77頁），茲不贅述。筆者本人也曾將注《說文》之宋人徐鉉誤寫成唐人，不得不自我訂正（見《中華醫史雜誌》1983年第3期“來函照

登”）。這些都是應該引以為戒的。古人有詩曰：“吟安一個字，捻斷數莖須”，凡屬文者，皆當效法。

還有一些文章中的錯誤，是由校對不精造成的。例如《名老中醫之路》第一輯將“吳塘”、“孫詒讓”印成“吳塘”、“孫治讓”等皆是。更有甚者，其中“醫林尋踪”一文，“作者簡介”欄內寫着“陳某某（1897～1980）”，而文末小注卻又寫了“作者完成本文後，於1981年6月逝世”。此等錯誤，縱然原稿如此，若校對經心，亦可避免。

隨着中醫事業的發展，今後必有更多的同道拿起筆來，必有更多的醫學文章問世。如能從作者、校者兩方面均精益求精，文章中的錯誤必將減少或杜絕，庶免教人不成，反致誤人。

齊齊哈爾市昂昂溪區人民醫院 王旭

醫學與夸飾

醫學不同於文學。文學可以夸飾，李白不妨有“白髮三千丈”、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之句。醫學是科學，必須實事求是，絕不能夸飾，可是古今醫籍中夸飾者却不少，對後學及臨床帶來了不良影響，茲僅舉兩書為例：

朱丹溪《本草衍義補遺》對藥物每多夸飾，如謂枳實“瀉痰能沖牆倒壁”，枳實有無瀉痰作用尚屬疑問，即令有之，亦遠遜於葶藶、竹瀝、礞石等等。即仲景之大承氣湯，其通便也功最硝、黃，枳實為輔。其沖牆倒壁之說，實令臨床者困惑。再者近年間有以其治胃下垂、子宮下垂者，則與沖牆倒壁之說相背更遠。

汪切庵《湯頭歌訣》也多作夸飾，如六一散歌云：“統治表里及三焦，熱渴暑煩瀉痢保。”蓋中醫辨証求因，審因論治，絕非一方能統治百病。《歌訣》乃入門之書，更不得夸飾。吾鄉人侯某已謝世多年，其生前即從“統治表里三焦”而論，方方必加六一散，其誤人至此。

近年來報刊中的報道，也多有夸飾，如把肝硬化腹水的暫時消退、癌症的一時性緩解，夸為某藥某方治愈了肝硬化和癌症，但用之臨床，常感失望。醫學有關人民健康，愿今之著書立說和投稿者，務抱科學態度，實事求是，切忌報道夸飾，貽誤讀者。

江蘇省無錫縣張涇人民醫院 孫硯孚